

“保”是吃力的

马尚龙

1988年某一天,上海所有的店家疯狂排队,狂疯抢购,银行则是疯狂排队,疯狂取钱。第一次通货膨胀开始了。而后银行推出了“保值储蓄”,最高八年期的保值储蓄,利息真是高了。老头老太太起劲地加入了保值储蓄,算来算去八年后1000元可以变成多少;后来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,银行再一次提高保值储蓄的利率,老头老太太更加高兴。八年后通货膨胀下降了很多,保值储蓄赚了,不过,有不少老头老太太没有等到八年后,走了。凡事,到了“保”的时候,像保胎,保心,保命,很重要,也很吃力。

像小开一类人,本来家里连佣人都是值钱的,后来家族资产公私合营了,细软也就到了需要保值的时候,再后来,这些东西抄家抄掉,留下的是没有钱没有职业的人,“值”不再,保也枉然。

有一个小开,资本家的儿子,如今算是老克勒了。小开高中毕业后工作,也没想工作,吃吃定息,还有12只钢琴出租,日子好过的。三十五岁的年纪,轧了一个20岁的社会青年女朋友。所谓“社会青年”,也就是文

革前初中高中毕业后上不了学、且不想去农村务农、就在家里闲生活的青年。因为年龄相差十几岁,小姑娘背后是被人家骂的:文革前靠租钢琴吃饭的小开被称作无业人员,而婚姻双方差十几岁是不能想象的事情。小开带着小姑娘秘密幽会,去吃西餐,去看电影看话剧。其实当时的话剧和电影都已经是极其革命的了,比如《年轻一代》是完全反资产阶级生活的,但是看话剧和看电影的本身又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。

小开是见过世面的,也是会白相的。他是小姑娘摩登生活的启蒙老师。他把小姑娘从一个不懂刀叉两手分工的小姑娘,调教到了熟知淮海路每一个西菜社的国别流派。

后来文革了,定息没了,12只钢琴抄家抄掉了。小开没了经济来源,最后落草到了里弄生产组做生活。那一个社会青年小姑娘,也是到了里弄生产组工作,算是一个单位,不过,朋友是轧不下去了。文革后,小开去香港继承遗产。那个不小的姑娘,也早为人妻。

2004年,梁子拍了一部电视片《房东

真的不愿记录以下的情景:在一条铺满了枫杨叶的道路上,喊喊喳喳,一群人正在兴奋采、异常兴奋地用他们的双脚踩着那些枯黄的叶子,那些落叶被他们恣意地踩得凌乱不整,一副败相。

我原本是来欣赏秋天的落叶的。有消息说,今年深秋,为了让市民就近欣赏梧桐、枫杨、银杏的落叶,本市有几条道路不扫落叶,让它铺满道路,形成美景。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的。然而,踩踏后满地的碎叶残叶,我看到的不是美景,是惨相。

一岁一枯荣。落叶虽然只关树木,却从来不缺世人的关注,尤以文人更甚。贾岛的“秋风吹渭水,落叶满长安”,杜甫的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,白居易的“春风桃李花开日,秋雨梧桐叶落时”,龚自珍的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……

踩踏乎 欣赏乎

俞富章

落叶有诗情画意,落叶有人文情怀,落叶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幅意蕴丰富的画卷,也是秋天里的一道最动人情感的景致。

落叶是生命最后的姿态,这是将生命之血流尽之后的一种最后的归宿。观赏落叶,不仅要看那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的表象,更要看到落叶曾经的生命历程!观赏这些承载着生命价值的落叶,是应当怀着悲悯情怀的。以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,记住它们最后的形象,并从中体验生命的价值与生命的可贵。很遗憾,我看到的却是以野蛮的踩踏,去获取片刻快感的粗暴!

我更没想到的是,我在网上输入“踩

蒋先生”,是获了奖的。片中蒋先生住在巨鹿路小洋房里。蒋先生一生没有上过班,终生未有娶过妻,守着祖上的洋房度日,守着年轻时的小开派头做人。后来洋房终于拆了,这个地方是一个钻石地段的楼盘,名曰:凯德茂名公寓。再后来,也就是前几个月,有消息说,蒋先生走了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这个城市送别了老克勒》。我以为,老克勒是这座城市美丽的意外,而这一段美丽的意外,恰恰又是和老克勒经历的最苦涩的年代有关。他们年少时代快乐过,享受过,修炼过,几乎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独享者。老克勒本身是因为社会苍白方显示他们的彩色,当社会彩色时,他们已经不再有 Colour 之优,那一个年代没有了,老克勒的特殊身份没有了,他们存在的理由也不存在了。做一个稍稍夸张的比喻,老克勒是上海这一座城市曾经的恐龙,他们会一直闪现在人们的记忆里,却不会有真实的后代。

当年的老克勒,现在跑到马路上,拦出租拦不到,饭店里菜单看不懂,手机微信支付宝就不谈了,除了老,还有什么好克勒?

文章发表后,些许“老克勒”不悦。他们说,马老师你就是老克勒啊。我说,老克勒只可能是蒋先生这样做过小开的人,我只做过小赤佬。

“踏落叶”四字,欢迎人们踩踏落叶的标题新闻扑面而来:“去踩落叶吧!最美的深秋时节,这里的道路‘落叶不扫’”;“满地金黄的秋天,快去这些道路打卡踩落叶”;“落叶不扫更浪漫,最美落叶大道等你来踩”……读着这样的新闻,我心头有一种压抑感。看吧,这个秋天,落叶遭遇的不是欣赏它们的眼睛、阅读它们的灵魂,而是踩踏它们的双脚!这个秋天,落叶何等不幸!

留着“落叶不扫”的大道让人去踩踏,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!难道非要在落叶身上求一时之快感?我以为,留着落叶不扫,那是留着一份对生命的敬意,留着一份对自然的情感,留着一份对树叶的眷恋与惜别。欣赏满地的落叶,不仅欣赏落叶美丽的色彩,更要品读落叶承载的一种生命观。人们来到铺满了落叶的地方,需要的是一种庄重的仪式,一种内心的思考与觉悟。

软而不甜非情种,硬而不香乃匹夫

徐约维

一年里最好的季节来了,在这个橙黄橘绿时分里,植物们呈现着各自经过沉淀以后的颜值,层林尽染,托起了“丰收”的金黄。

这是植物们谢幕前的盛况。

长在地下的山芋也出土了。与那些观赏性极高的稻子、麦子、高粱们相比,它显得面目丑陋,可它好吃。

小时候,新米是农人们的福利,是高干们的专享。我们吃的是粮店里两年以上的陈米。只有带着泥土残屑的山芋才是一年一季的新货。

当树木半枝碧叶半枝秋时,就会惦记着以前那种“栗子山芋”,它“粉”。有栗子的口感,但价格与栗子却差了10倍以上。

对我来说,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:好弄,块头大,一整就熟。而栗子一颗颗壳壳烦,里面的那层“衬衣”尤费精神。这是我这样喜欢爽气的,兼动手能力极差的懒人极其头痛的事项,每每没剥几颗就放弃了。

现在菜场里超市中,都是本地的红心山芋。说红其实不是正红,而是某种红,落在了金黄里。

感觉上,红心山芋偏面偏甜。无论是一整块的蒸、煮、焖,还是切块做汤做饭皆相宜。它还可以生吃。甜丝丝,略略涩,紧而有脆度。不过,三口以上就败了。所以,熟食才香。其实很多食物,也如此。

尽管现在流行生食。窃以为,生食,只能偶然为之,浅尝而已,点缀而已。

熟食,是我们与动物在饮食链上的重大区别;熟食,是人类进化的结果。

熟食的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的。

相对于红心山芋,栗子山芋质地偏“硬”。我喜欢它咬在口里那种沙沙的粉嘟嘟的口感。粉,也是我喜欢粮食类的主要原因。尽管它们似已成为现代饮食“公敌”:养生家们称,淀粉质升糖指数快,减肥专家称它增肥指数快。

但我还是喜欢淀粉质的大米(糯米),麦子、山芋、土豆、芋艿。我喜欢它们的实心,喜欢它们的沉甸甸,包括它们“升糖指数高”——那种快速产生能量的效能——我们之所以进食,不就是身体需要“能量”了吗?无论是大脑还是胃,是精神还是体力。进食就是供给,就是给我们精气神提供燃料。既然是动能,为什么不是越快越好?当然,这也是我的悖论之一:精神上细腻,捕捉窸窸窣窣的“蛛丝马迹”;饮食上粗放,追求快速暖饱。

多年前,女友安诺就指称我是“精神贵族”。意思是:在精神上,我是贵族;在物质上,却是贱民。

顺便说一句:淀粉质作为人类的主食,其实就是我们

的身体需要它们。是胃在“暗恋”着它们,或者说,是潜意识在胃里的本能反应——君不见,很多人在酒宴最后,不是还需要吃两口米饭、三筷面食垫底,才算“乐胃(落胃)”吗?由它们的“殿后”,一桌盛宴才算正式落幕。它让我们的胃舒坦,也让我们的心踏实。它以它的实心与敦厚,熨帖着我们的身心两面。就像人,有一个实心眼“墩”在那里,我们才会有安心和安全。也许,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王菲与周迅的另一种缘故吧?我们喜欢她们的实心眼,喜欢她们的率真直率。在颜值之外,或者说,这本身就是她们的另一种颜值。所谓相由心生。

也许,越是时代飞跃、莫测,我们越是需要有某种简单与笨拙的底子,在那里衬着,——一切就还值得信任。

当然,人各有性情。有些持硬,有些持软。软硬本身也没有优劣,就像趣味本身,没有对错;性情本身也没有好坏。只要用对场合,就是尤物。就像吃栗子山芋是吃其硬,硬才有嚼劲,敦才有回甘。有硬乃粉,“粉”是硬的资本硬的安身立命处,也是硬的芬芳和直指人心处。

红心山芋是要吃软。软,其微甜,才能被渗透。“甜”是软的核心要素。有了“甜”,“软”,才能熨帖人心。

山芋如此,人如此,总之要有自己的核心优势放在那里。没有底气,硬就是狂,软就是瘫。

“软而不甜非情种,硬而不香乃匹夫”。

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剧本
浓缩在我小院上演
萧杀千年轮回
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剧本

农村饮用水变迁

孙瑞辉

自我懂事起,农村饮用水历经河水、井水到自来水,变迁过程艰难,发展速度惊人,堪称历史性跨越。

千年河水难持续。水,生命之源,生存之本。孩童时,我家灶间有口半埋地下的储水大缸,用以维持家人生计。缸中有水,心中不慌。纵然是刮风下雨,缸中万不能没水。父亲义无反顾,就一根扁担,两只担桶,去200米外的老清水港滩涂头(水桥)挑水,父亲往返好几回,消耗体力,气喘吁吁,汗水淋漓,才将大缸灌满。然后,放少许明矾,用搅水棒螺旋搅拌,水柔滑灵动,形成漩涡,渐渐变清。

一缸水可供一家人算食瓢饮用上数日。一次,我放学回家,口渴难耐,在缸里舀了满满一铜勺水,咕噜咕噜喝掉一半,剩下的顺手将废水倒了。母亲见之,语重心长:“小驹,缸中水是你爸用力气换来的,切不可糟蹋!”艰苦的生活,使母亲吝啬得有些过分,想想真让人酸楚。

俗语说:“一个和尚挑水吃,两个和尚抬水吃。”黄浦江近在咫尺,潮汐起落每日两次,且落差极大,运水须择期而为,若在高潮位时,河水与地面相差无几,不需走入滩涂深处取水,省力高效。每当此刻,运水大军不约而至,滩涂头居然排起了长队,繁忙又热闹;青壮年向来是运水主力,精神抖擞,动作干练,步伐稳健,独领风骚;勤劳老妪不甘示弱,佝偻着身子,洗菜的洗菜,漂衣的漂衣。返回时,腰间扣一只面盆,顺便拎一提桶水回家,动作磨蹭却充满生活情趣;小学生纷纷组合抬水,一桶半载,力所能及。十多岁的阿福,人小志大,与姐姐一同前一后搭档抬水,可两人肩上扁担左右交错,显然是缺乏技巧,加上取水过多,走路踉跄,悬空担桶仿佛在“荡千秋”,水被激荡得蹿上蹿下,浪花四溅,一路“跑冒点漏”。

况且姐弟俩互相责怪,越吵越荡,弟弟脾气倔强,一怒之下,把肩上扁担往外一扔,“乓”一声,担桶翻身,水自然荡然无存。姐姐满脸通红,呜咽哭泣。其母闻之,急忙前来劝慰,嘱咐要量力而行。

农人饮用河水数千年,历史悠久,习惯成自然,但卫生状况确实触目惊心。同一条河里,上游在刷洗马桶,下游却有人正一丝不苟地淘米选菜;滩涂头马桶洗完刚拎起,运水人接踵而至,这一切似乎均在情理中,反正眼不见为净;潮退水枯,河底见天,水桥周围垃圾暴露无遗。有烂菜烂叶,鸡毛蒜皮,动物内脏甚至粪便等,这股兮兮臭烘烘的腐物,吸引无数鼠猫鸡狗疯狂觅食,环境糟糕透顶,水质可想而知。难怪当年痢疾肆虐,且多数人染病后能熬则熬,一拖再拖,延误治疗,小病变大病,导致农村肠道传染病居高。

地下水是放心水。自来水进村之前,农村曾用井水替代河水。一时间,家家户户打井取水成了时尚:每户打一口水井,由生产队补贴300块九五砖,记3天工分;井栏规格,宽高各50厘米,井底直径近一米,深三米;允许自己打井,亦可集体派员挖掘;位置自定,大多农户选择在灶间,称为“灶边井”。井水随用随取,许多家庭自制手动抽水机,用手使劲按压,地下水取之不尽;井水冬暖夏凉,干净又经济,与河水不可同日而语,深得农民喜爱。

自来水环保便捷可持续。上世纪90年代,推行农村改水,彼时,虽经济技术相对有限,镇级水厂建设中荆棘丛生,进退维谷。可依然迎难而上,背水一战。最后农村改水显现转机,柳暗花明,水到渠成,镇级水厂拔地而起,自来水管网进入农村千家万户,农民用水跟城里人一样,足不出户,触手可及,水龙头一拧,自来水酷似白花花的银子喷涌

而出,农民眉开眼笑,欢欣鼓舞。
“绿水青山,就是金山银山”。近年来,美化环境、净化河道、优化水质渐成共识,建立河长制,落实责任,治理水域,水环境面貌显著改善,焕然一新;推动全区自来水管网整合,实现城乡居民同饮一江水,农家乐用水更上一层楼。

人们心生感慨:农民喝上自来水,口感甜滋滋,心里暖洋洋,感恩大变革时代带来福音。

如梦如幻,百感交集……相隔五十载,当曾经的少年,盈头白发相约重返校园时,恐怕也唯此感觉了。

遥远记忆里的母校,残垣破壁的城门下,无数次我们背着书包从这里走过。我们年少的身影今安在?眼前,修复的城门,与这个复兴的时代一样,充满了生机,越过城门,校园绿意盎然。当年校园里青葱的水杉和梧桐,已擎起参天巨臂,而曾经林荫下银铃般的笑声如今蒙上了岁月的尘霜。不远处,那三幢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青砖二层教室楼,依旧是记忆中整洁明亮的模样。寻着往日的记忆,同学们纷纷寻找当年的班级,甚至自己曾经坐过的座位,那开心的劲头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学生时代。

那天,我们松江二中68届初中年级3个班,在王宝根老师牵头并精心组织下,80余名师生欢聚一堂,共庆半个多世纪后的首次欢聚。岁月荏苒,如白驹过隙,眼前的老师老了,学生老了,回到母校,这些老头老太们,却个个掩饰不住兴奋,又似回到了当年学生时那调皮劲或文静样。大家十分珍惜这次师生见面,因为我们是那个年代小升初最后一批考试进松江二中的学生,由于历史原因,我们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正规的科班文凭,所以也就把在二中这一年的学习生活看得很重,并引以为傲。凡是家里没有特殊情况且身体允许的,都没有错过这次难得的师生见面。

上午10点,大家前往酒店参加师生联欢活动。参加活动的老师有现年97岁高寿

五十年后的师生聚

陆雅秋

(当年任教导主任)的孙承漠老师和他的老爱人沈文珠老师、校大队辅导员王宝根老师、生物老师徐肖曼、英语老师胡婷君。

联欢活动舞台背景墙的荧屏上打着一副对联,上联是:继承母校优良传统,下联:不忘恩师谆谆教导,横批:毕业五十年情谊恒久远。

开场由德高望重、桃李满天下的耄耋尊师孙承漠讲话。他红光满面,两手并举向大家打招呼,他的声音略带沙哑但却洪亮有力:“真不容易,50年后,中学年代的再聚首……”当孙老师用饱含深情的感谢结束致辞时,会场上爆发出经久的掌声。

之后,王宝根老师提议大家向最可爱的人——当过兵的同学们敬礼!感谢他们用无悔的青春换来今天祖国的国泰民安!王老师又朗诵了他自己创作的诗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》,献给曾经当过老师的同学们,情感至真,让人泪涌而出。接着他给大家作了口琴表演,别看王老师近80高龄,却吹出了十足的精气神,引来师生们阵阵热烈的掌声。紧接着,任课老师们纷纷发言:能和你们相逢是缘分,能和你们相知是福分。往事如茶,岁月如歌,你们这些头发花白的“孩子们”在50多个春夏秋冬之后重聚首,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、政

等各个行业、各个领域都曾活跃过你们奋斗的身影,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,各自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!在相逢的喜悦与激动中,学生们向老师敬献了鲜花和题有“定海神针”“师恩难忘”等词匾。

每班选派了一位学生代表发言。大家感恩老师们曾经的谆谆教诲,在短暂却丰富的人生生涯中,我们收获了坚韧的砥砺精神、善良的性格品质和宽厚的生活态度,成就了我们从容的人生底色,成就了一批勇立潮头、屡创辉煌的时代砥柱。

最后的表演节目把师生联欢活动推向了高潮。一班表演了越剧、沪剧传统折子戏段;三班小组合唱了《共产儿童团歌》,并用中文、俄语分段唱;四班推荐了男生独唱《儿行千里母担忧》,还有女生二重唱《洪湖水浪打浪》;有老师口琴伴奏,学生舞蹈的《白毛女》以及走步秀。无论是诗情画意的舞蹈,还是婀娜多姿的走步秀,抑或是声情并茂的演唱,都迎来了师生们热烈的掌声。王老师甚至开心地说:有些节目可以上春晚了!

重逢是因为难忘。难忘母校在知识匮乏的年代哺育了我们,难忘辛勤教诲的恩师们,难忘风雨同舟的同窗益友,芳华不再,情谊永存。